

## 求职被拒后流浪街头

即使偶尔有阵凉风拂来,6月的上海依然十分闷热。

22时许,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大多数市民早已回家舒服地冲个澡,准备安然入睡。此时,在上海临港某写字楼的地下室里,陈峰习惯性地找了几个纸箱,熟练地把纸箱沿着缝隙撕开,将纸板平铺在水泥地上,这就是他今晚的“床”,旁边放了一瓶水、充电宝和几盒蚊香。

结束了一天的“流浪”,陈峰早已顾不上蚊虫的叮咬,看了一个微信群里的消息后,就躺在纸板上准备入睡。这时,一束刺眼的手电筒灯光突然照了过来,原来是写字楼的保安发现了陈峰,保安提醒他和同伴们:“这里不允许打地铺,尽快离开。”陈峰只得起身,收拾好他的行李,走到户外,一番寻找后,他将希望寄托在不远处公园内的凉亭里。

这已经是自6月1日起离开方舱后,他在上海“流浪”的第30天。从2020年至今,新冠病毒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轨迹,陈峰也不例外。

陈峰是湖北十堰人,今年28岁,单身未婚,父母都在农村务农,身体不大好。他之前一直在广东打工,在电子厂、工地都干过,随着疫情的反复,他也做了很多防疫方面的工作。

4月7日,通过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的介绍,他和其他几位同伴从广州来到上海,打算在方舱做志愿者,开始给的

## “找工作为何这么难”

陈峰一边“流浪”,一边通过劳务市场、微信群的招聘信息,想要在上海找一份临时工作,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在他加的几个微信群里,不管是电子厂员工,还是保安、快递分拣员等,都在招聘要求里注明:“阳过的不要、进过方舱的不要。”这让他有点错愕,自己这样的情况难道就找不到工作了吗?与此同时,陈峰也打算去招聘现场碰碰运气。

6月15日,背着双肩包、拉着行李箱的陈峰,路过浦东新区周浦镇的一个公交车站时,看到路旁摆着招工广告易拉宝,招工的人上下打量了陈峰一番,便问,“你是不是要找工作?”陈峰答,“可以啊,你们这里是什么工作?”对方随即又问道:“兄弟,你有没有在方舱里待过?之前阳过没有?”陈峰想起之前网上求职的经历,害怕告诉对方自己曾经“阳过”就没有后续了,便试探性地回了句,“没有啊。”没想到对方说道,“那你打开手机里的‘随申办’,我看看你近两个月的核酸检测记录。”听罢,陈峰无奈地摇了摇头,离开了公交车站。

陈峰把自己的遭遇发在了和其他方舱工友一起建的微信群里,很快就有其他人回复,表示也遭遇了和他相类似的情况。

刘硕和陈峰一起从广州来上海,并在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里一起从事志愿者工作。4月24日,刘硕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感染者,5月13日治愈出院,5月24日和6月1日重复阳过两次,6月8日出院后,又在隔离酒店一直住到6月16日。

从隔离酒店出来后,刘硕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但他看到自己加的一些

价格是一天工资800元,陈峰心想,赚钱的同时,还能为抗疫做一份贡献,挺不错的。12日开始,陈峰便正式进入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工作,主要工作就是帮忙发放物资、转运防疫物资、收拾生活垃圾、地面清洁,以及帮医护人员打下手,包括方舱里面各种需要做的事情等。

4月20日,陈峰被安排上夜班——从凌晨3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当天晚上上班前要抗原检测,陈峰被检查出了“两道杠”,同时他也出现四肢无力、嗓子痛等症状,随后被确诊为阳性感染者并在方舱内接受治疗,直到治愈出院。

出院以后,陈峰没有固定的住所,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找住宿的时候,一些小旅馆发现他4月两次核酸检测记录为阳性,就拒绝了他住宿的要求。于是,他开始了“流浪”生活,先是去了虹桥火车站打地铺,再去了松江九亭,然后来到了临港。

眼下,陈峰只能暂时露宿在临港的公园里,晚上就睡在公园的椅子上,行李被放置在公园另一处“隐秘的角落”,一大桶水、一个大书包装着鼓鼓囊囊,一个大黑色垃圾袋里面装满衣服杂物,所有东西堆在角落里,用雨布盖着藏好。

兼职群里很多招聘广告里都写着:阳过的不要、进过方舱的不要,刘硕心里纳闷:“我身体都没什么事情了,为什么找工作这么难呢?”

暂时不打算回老家的刘硕准备在上海先租个房子,朋友给他推荐了浦东新区康桥的房源,不到10平方米的单间每月租金800元。朋友还特地嘱咐他:不要说自己曾经阳过。但刘硕觉得,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毕竟自己曾经为抗疫做过贡献,于是他就如实地和房东讲了自己的情况,房东一开始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让他住了下来。

刘硕说:“眼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尽快找到工作。”

“你从方舱里出来的都敢来这里应聘?”这是前段时间,曾鸣听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来自于山西忻州的曾鸣在苏州和上海的求职之路同样坎坷。

在上海务工的他此前曾感染过新冠,治愈出院后,他先是去了南通隔离,隔离结束他从南通去苏州想找个临时工做做,在苏州找了几家电子厂,却都要求查验近两个月的核酸检测记录,屡屡碰壁的他只好打道回上海。

在上海,他同样想求得一份电子厂的工作。在他看来,这份工作至少工资还可以,很多还包食宿,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看到兼职群里富士康等企业在招聘启事里明确写道:阳过的不要、进过方舱的也不要。这让他再一次叹气,不知怎么办。

除了网上招聘,曾鸣也去过松江车墩的一些劳务公司,对方也要求当场查验近两个月的核酸检测记录。如今,半个月过去了,曾鸣依然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目前他和陈峰一起,晚上随便找个空地打地铺,吃饭基本上靠路边的小炒店、便利店里的泡面来解决。

记者调查发现:招工市场上存在对新冠阳性

# “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新冠阳性康复者求职

新闻晨报报道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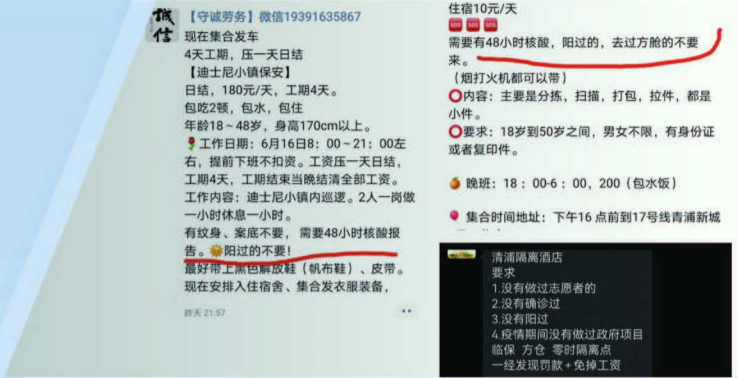
“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不要”,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曾感染过新冠肺炎的陈峰和他的同伴在求职时遇到的问题。

今年春天,陈峰从外地赶赴上海,在方舱医院工作时期被确诊为阳性,但他如今早已治愈出院。本该迎接新生活的他却发现,无论在微信兼职群里,还是去招聘会现场,找工作时不少企业都会要求查验他近两个月的核酸检测记录,并拒绝招录。

近日,新闻晨报记者记录了陈峰以及与他情况类似的其他2名曾为新冠确诊者治愈出院后的求职受阻经过。同时,记者也随机走访了浦东和松江两区的一些劳务中介,试图求证在当下的上海,像陈峰这样有过新冠阳性确诊经历的求职者找不到工作到底是个例,还是普遍的情况?

康复者的用工歧视

# “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不要”屡屡遭拒



记者走访

## 劳务中介的招聘信息: 迪士尼、富士康、大金等都“不要阳过的”

紧。有很多厂不行,但有的厂没事,达丰可以。”

“达丰是明确阳性也可以?对!”

记者注意到,在中介张贴的上海达丰(注:电脑有限公司)的招工告示上,注明“依松江区企业招工防疫提示”有几点防疫要求,包括无可疑流行病学史,非中高风险地区,非封控区和管控区;同住人员无居家隔离人员;无发热、咽干、咽痛,咳嗽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报到当日需持48小时内(按采样时间)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及抗原检测阴性结果,或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且招募现场抗原检测阴性;体温、健康码、行程码均正常;必须要有打过两针疫苗记录。

记者在广告栏里随机挑了一家名为日荣半导体的公司问到,“这家(阳过)要紧吗?”

“不一定。”

“可以通融吗?”

“这个,(我们)通融是可以通融,但厂里不通融啊,对吧?”

而上海宝山富驰高科有限公司的招工告示则在入职要求中明确写道,“需要上海本地72小时以内核酸,之前阳过或方舱志愿者暂不接收。”

“这家明确写了阳过的不要。”

“对,有些是明着说的。”

“那些没有明说的是不是就代表还有通融的空间?”

“他们会查你手机的。”

此时旁边另一名中介小哥就给记者支招,“如果厂里问你,就说没阳过,有些不一定查,但查的话就没办法了。”

两个小哥互相讨论起来,“日月光(指日月光集团,为半导体制造服务公司)也查吧?”“对,整个日月光的都查。”

几十米开外,“XX职介川周公路店”的工作人员将一沓6月28日(采访当日)的招工信息表塞到记者手中。在9路交界的丁字路口,川周公路上同样也是劳务中介密布。

“XX劳务派遣”主要是为电子厂输送工人,在听说记者曾经“阳”过后,接待人员回答得有些语无伦次,“阳过……不要

“没有阳过,那就行”

在浦东秀沿路康新公路一带,集中了大量劳务介绍所,沿街店面一字排开,此地是上海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记者走进的第一家中介“XX人力”主要业务是为各大快递公司招工,工作人员正在接待一名年轻的男性求职者。

“有没有48小时核酸阴性报告?”

“有。”

“没有阳过吧?”

“没。”

“那行。”

记者在一旁试探性地问了句:“阳过的不行吗?”工作人员迟疑了一阵,“……有阳的话可以问问别的企业。”

“快递公司确定不行是吗?”

“快递的话,有的查得严的就不行,有的就可以。”

当记者表示曾于4月份因为新冠阳性人住过方舱后,边上另一名求职者插了句,“4月份的话就没事。”

此时工作人员询问,“进厂工作可以吗?有些厂查得不严。张江那里有些做医疗器械的小厂,应该可以,工资6500元/月差不多。”

沿着康新公路右转到了秀沿路,是一家专招饿了么骑手的中介。接待记者的一名年轻女员工告知,只要符合年满18周岁和没有犯罪记录两项条件,就可以报名。送一单赚6元,多劳多得。

“之前阳过要紧吗?”

“不要紧,我们给你报备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通融,但厂里不通融啊”

沿着康新公路反方向走到和川周公路交界的丁字路口,川周公路上同样也是劳务中介密布。

“XX劳务派遣”主要是为电子厂输送工人,在听说记者曾经“阳”过后,接待人员回答得有些语无伦次,“阳过……不要

晨报快评

## 谁在制造歧视?

从法理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况且这些人还不是传染病病人,他们只不过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并且已经康复,多名权威专家都曾证实:“新冠患者治愈出院、无症状感

染者解除医学观察后,体内已产生相应抗体,目前还没观察到造成传播的案例。”“国内外的研究一致证明核酸阳性者没有传染性。”

在招工环节上,不招录新冠阳性康复者、调阅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核酸检测记录,甚至不招录有方舱工作经历者,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歧视行为,必须及时得到纠正。

其中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保安的招聘信息中也白纸黑字标注了不接收阳过的复原人员。他们拒绝的几类人员是这样的:有犯罪记录,或者有精神类疾病的

不要;戴眼镜,明显处有纹身比如手上、颈部、面部;去过方舱,确诊过阳性的不要。

“人家要是肯要,我们也想送”

接下去,记者来到松江区车墩影视基地附近的车峰路上,这条路上同样聚集了多家劳务中介,是上海另一个大型劳务市场。

看到记者在门外张望广告栏上的招聘信息,“XX职介”的一名女员工主动上前询问:“想找什么样的?我们每天的工作都不一样,每天都在变。”

“阳过的要紧吗?”

“阳过可以进达丰呀。”她想了想,“要不然,就是外卖。”

“是不是工厂一般都不招阳过的?”

“对。”

“明确表示不行?”

“对,你不说人家也都会查身份证,一查都能查出来。”

“我4月份的阳的,到现在已经很久了。”

“无论什么时候阳,一刷身份证都能刷出来。”

记者指出,上海富士康的招聘信息里并没有提到有过阳性史的不要。她摇摇头,“富士康不要阳性的。”

看记者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她提出可以先加微信,然后进群关注每日的招聘信息。“反正到时候再看一下,阳过的暂时(不要)几乎都很少要的。”

而在富士康招聘信息的边上,就是上海大金空调的招聘信息,上面写着,“要48小时核酸报告,进过方舱、阳过、做过方舱志愿者的不要。”

当记者再一次确认,是否招工单位明确向其指出阳过的人不要时,得到了十分肯定的回答,“对,要是我的话,我们也想送。”这名员工告诉记者,“说实话,阳过的人现在也不少。就算没阳过,在方舱上过班的也不要。没办法,人家不要,送去也没用。”

“是怕复阳吗?”

“不是怕复阳怕什么,反正所有阳过的都不要。但我估计过不了几天都会要,

不要这些阳过的,人家怎么生活呀?”

“到你们这儿来找工作的人里阳过的多吗?”

“有,咋能没有啊?你想这个疫情好多阳的……”

再往前走,“XX劳务”门口有几名工作人员正拿着招聘信息招揽求职者,当记者向他们表示自己曾经阳过时,几个人都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有人提了一句“京东快递应该可以”,她旁边的人马上表示,“京东今天已经满了,不招了。”

6月29日,之前接触过的一名中介小哥给记者发来信息,还是迪士尼保安的空缺,“把你身份证正面拍照发给我,我给你问一下,行的话下午就可以去面试。”

但是稍后的另一条信息里,他的口气显得有些失望,“迪士尼暂时没有希望了,要48小时核酸报告,还没有阳性记录,没有方舱记录。”为了安慰记者,他承诺,“以后没事了的话,你是可以进去的,我直接安排你进去。”

记者事后致电上述几家企业求证。记者发邮件给上海迪士尼公关部门邮箱和迪士尼招聘部门邮箱,暂时未得到回复;此前,记者多次拨打上海迪士尼公关部门人员电话,均无人接听。

大金空调方面,记者联系到了企管财务部CSR法务课课长颜海云,她在电话中表示自己对于这一情况并不清楚,至于公司是否确有这样的要求,他们还需进行调查,并要求记者将劳务中介的招工信息以邮件方式发送至邮箱。随后,记者收到了大金空调的回复邮件,邮件中表示公司已迅速开展相关调查并已取得结果,“我司在官方微博招聘要求条件时,从未将‘不招收阳性康复人员及方舱志愿者’作为招聘要求条件,也从未向劳务中介提出此招聘要求条件。”

记者还拨通日月光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总机的电话,对方表示,公司产线员工大部分是劳务外包的,具体事务需要跟公司人事部门对接,接通电话的男子拒绝透露个人姓名和职务,并拒绝记者提出的人事部门转接电话沟通相关情况的请求。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均使用化名)